

兩晉南北朝歷史論文集

上冊

著 芬 則 李

行印館書印務商灣臺



人人文庫

特志三

李則芬著

兩晉南北朝歷史論文集 上冊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人人文庫序

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，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，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，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三五一本，其中單號六五七本，雙號九〇九本，特號六八五本。除六十三年三、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，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。

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，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（Everyman's Library）及家庭大學叢書（Home University Library），以廉價普及爲主。今雲老雖已仙逝，不復主編本叢書，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，繼續出版，按月發行，並力求革新內容，改進印刷，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

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

序

民國六十九年，拙著「先秦及兩漢歷史論文集」完成（後由商務出版），我在序文上寫道：

拙著「五千年世界戰爭史」（又名中外戰爭全史）出了四冊之後，因為中國部分已寫完宋遼金，要過最困難的元代一關，不得不擱下戰爭史，專心研究元代歷史。費了十年時間，先後出了「成吉思汗新傳」及一部「元史新講」，二者共六巨冊，約三百萬言。而我所付出的代價，則是精神與體力的大消耗。當「元史新講」付印時，我患了一場大病，醫療二、三年之久。現在身體雖已復原，但因年事日高，視力大為衰退，時常要用放大鏡看書報了。因此，對於戰爭史未完部分，決定不再續寫。然本人生活樸素，為了打發時間，無法與文字絕緣，所以還是每日讀書。偶有心得，就寫點文章，久之則

又成集。

這一段話，表明在我餘生之年，將會繼續寫作歷史論文，成集則付梓。於是，到七十年，我又完成一本「三國歷史論文集」，後由黎明出版。自從六十七年冬「元史新講」出書，以至七十年之間，我的生活過得平淡而舒適，除每天要帶着孫兒到公園玩玩外，其餘時間仍舊讀書寫作——但沒有責任的壓迫，不受時限的要求，一顆心悠悠然，輕鬆而不空虛。

然七十年又發生了突變，正當「三國歷史論文集」剛脫稿，還沒有治好出版書局的時候，黎明文化公司突然向我提出要求，請我把戰爭史全部續成，交由該公司出版。我好像受了一次大衝擊，迫使我冷靜地考慮了好久。

這一部戰爭史，雖已決定中止寫作，仍具有向我誘惑的很大潛力：第一，多年以來，我已收集了幾百部中英日文參考書，其中有不少外文原版本，是分別託人在紐約、倫敦、東京、香港等地搜購的，得來不易，一旦棄而不用，難免有點心痛。第二，最難過的元代一關，業已完全克服，不但不再成爲障礙，且在續寫到元代戰爭史時，文章現成，稍事裁剪即可。第三，戰爭史是我的本行，中外各重要戰役，

大都是一向研究有素的功課，寫起來有駕輕就熟之便。後來事實證明，黎明現在出版的這部戰爭史鉅著（改以原先的副名「中外戰爭全史」為書名），雖有六冊新作，實際上，其中有百分之二三十是近乎現成的。尤其重要的是，由於各書局皆不肯替人出版大部頭新著，我的戰爭史已出四冊，原是自費出版的。如要繼續寫下去，已愁印刷費不易籌措，又怕出書之後，無地庫存待售。現在已有書局願意出版，作者如釋重負。有這許多好處，我終於抵抗不住誘惑，大膽地簽了約。而上天也不負苦心人，拼老命趕寫了四年，就順利地續完了這部鉅著，數字將近五百萬言。更值得安慰的是，身體沒有拖垮，眼睛也還無恙。

戰爭史完成之後，我重理舊業，續寫中國歷史論文，至今又完成這一本「兩晉南北朝歷史論文集」。現在作者雖然年將八十，而身體健康，生活正常，且尚不飲酒，煙已戒掉多年，相信至少在今後數年之內，仍能繼續讀書寫作，說不定還有奇蹟再現，完成此一中國歷史論文系列——合起來恐怕也是一部工程浩大的鉅著，論字數，雖不能與「元史新講」、「中外戰爭全史」相提並論，所費的時間和精力，諒必尤有過之。因為全書完成，需要讀破二十四史，並參看數不清的歷代私人札記。

然而，一個人寫三部歷史鉅著，是前無古人的事，這個希望似乎有點狂妄！因此，這一系列的書，只打算在我餘生之年，於健康情形許可之下，用前面所說的悠然心情以從事，寫一本，算一本。換言之，我現在不過有此一念而已，不敢亂誇海口，斷言一定可以完成。但願上帝繼續賜給我健康和勇氣，阿門。

現在言歸正傳，回過頭來，對兩晉南北朝本身的事說幾句話。

這一時期，起於晉武帝泰始元年（二六五），訖於陳後主禎明二年（五八八），共三百二十四年，只在晉武帝平吳之後，有過幾年太平日子（二八〇—二八六）。及晉武帝崩，惠帝立，大亂就呼之欲出了。

在這三百年大動盪中，除了無數氏族的遷徙、征服、兼併、混合、同化或抵抗，引起許多衝擊外；所有政治型態、社會結構、生活方式、宗教信仰、思想潮流、文學風格、人倫關係、道德標準，事事都是反常狀態。一言以蔽之，是一個大變局。過去的史家，但憑儒家的一貫態度，去評述這個特殊時代的歷史，自然難免有不切實際之嫌。其實這個變局，早在漢末三國間即已開始，或已見端倪，所以許多史事，都得從頭說起。本集有幾篇文章，不但連接曹魏，還要遠溯其原委，至於漢代

。這是歷史的特性，歷史之爲物，就像李後主詞形容離愁的名句一樣，是「剪不斷，理還亂」的。

本集一共收了十六篇論文，十八則隨筆。也和前二集一樣，有好些論文是發表過的，有好些則尙未發表。倘若有人問我，集中那幾篇文章比較重要，我將難以答覆。不過，「五胡亂華是東漢的遺禍」與「魏晉清談」兩篇，是用新觀點考據出來的，與前人以儒家本位立論者大不相同，特別值得一讀。還有「皇帝菩薩梁武帝衍」一文，也推翻了傳統的史論，而揭穿其事實真相——一向被稱爲「中興」的梁武帝朝四十八年，原來竟是那麼腐敗。其他各篇也具有一個相同特點，所有述評皆代表作者一家之言，不是人云亦云的東西。不敢說一定對，能提供讀史者參考則可斷言。

最後附錄的「魏晉南北朝諸國年號對照表」，原是作者開始研究本時代歷史時，編起來自用的工具，我想他人或者也用得着，所以作爲附錄。

興寧 李則芬 七十四年冬於臺北

兩晉南北朝歷史論文集 上冊 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五胡亂華是東漢的遺禍 | 一 |
| 一 收容南匈奴的遺禍 | 一 |
| 二 忽視西北的後果 | 一二 |
| 三 促成鮮卑強盛 | 二四 |
| 四 附述晉初的徙戎論 | 三五 |
| 西晉八王之亂 | 四六 |
| 一 賈后陰謀啓其端 | 四六 |
| 二 趙王倫篡位 | 四九 |
| 三 齊王冏一意孤行 | 五一 |
| 四 成都王穎、河間王顥興師犯闕 | 五四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五 天子北征 | 五八 |
| 六 河間王顥挾持天子 | 六〇 |
| 七 八王之亂與惠帝共終止 | 六三 |
| 附錄一 東海王越傳 | 六七 |
| 荀晞傳 | 七二 |
| 附錄二 西晉內亂期間主要諸王的親屬關係表 | 七九 |
| 十六國簡史 | 八〇 |
| 一 概述 | 八〇 |
| 二 從二趙說起 | 八八 |
| 三 前後五燕國 | 九三 |
| 四 三個不同種族的秦國 | 一〇一 |
| 五 五個涼國 | 一一五 |
| 六 夏、成漢、蜀 | 一二三 |
| 北魏興亡簡述 | 一三〇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前身代國 | 一三〇 |
| 二 道武帝拓拔珪建魏國 | 一三三 |
| 三 魏軍伐燕 | 一四〇 |
| 四 太武帝拓拔燾統一北方 | 一四五 |
| 五 南北戰爭 | 一七六 |
| 六 衰亡經過 | 一八〇 |

五胡亂華是東漢的遺禍

一 收容南匈奴的遺禍

中國自秦漢以後的所有統一朝代，要算東漢與趙宋二代的苟安思想最為濃厚，以致國防思想紊亂，政策多乖，其遺禍也最烈。宋代的事，作者既於「汎論司馬光資治通鑑」一書詳論過，這裏但說東漢邊防政策錯誤，種下五胡亂華的禍根，這一節先說南匈奴的事。

自從漢武帝大伐匈奴之後，匈奴幾經挫敗，元氣大傷，日益衰弱。且又內戰頻仍，出現五個單于並立，互相殘殺。宣帝時，南匈奴呼韓邪單于兵敗，請降於漢，願為中國屏藩，扞禦北虜。宣帝許之，命其居雞鹿塞，即武帝命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，所築城障列亭之處。自是之後，終西漢之世，沒有匈奴之患。及王莽篡位，

中國大亂，南匈奴乃乘機而起，開始寇邊。

光武既已統一中國，於建武九年（三三），遣大司馬吳漢擊匈奴，經歲無功。而匈奴益盛，鈔掠日增，邊郡糜爛。十三年（三七），遂寇河東（今晉南地區）。光武束手無策，逐漸遷徙幽、并邊區人民於常山關—居庸關之線以東。匈奴左部遂進居塞內，朝廷患之，乃命緣邊諸郡各增郡兵數千人，大築亭候，修烽火。其後，匈奴入寇愈深，二十年（四四），且至上黨、扶風、天水。上黨郡在今山西省東南角，治長子，即今長子縣境內。扶風郡在長安之西，東漢郡治在今興平縣東南。天水郡在今甘肅東部，東漢郡治冀縣，在今甘谷縣南。換言之，洛陽、長安二京皆面臨匈奴的威脅了。

自是之後，匈奴內訌。二十四年（四八），南匈奴八大人共立呼韓邪單于之孫比爲呼韓邪單于，效其祖故智，款五原塞，請爲漢藩蔽，扞禦北虜。光武許之，命其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之處立單于庭。較之西漢處置南匈奴的地方，已南移四五百里了。二十六年（五〇），又聽南匈奴入居雲中（今綏遠托克托縣）。是年冬，南匈奴爲北虜所迫，光武復詔南匈奴徙居西河、美稷。

西河在今陝北榆林，美稷在今綏遠河南地，鄂多斯左翼前旗。換言之，光武是讓南匈奴渡河南徙，居於今陝北綏南之地。且許其分兵駐屯於朔方、北地、五原、雲中、定襄、雁門、代郡。至是，秦將蒙恬收復之地，及漢武帝所拓的北疆，盡被光武的苟安思想與姑息政策毀於一旦。誠然，那些地方，早已迭受匈奴的蹂躪，如上所述，甚至洛陽、長安的近畿之地，也被鈔掠過。然而那只是匈奴偶而剽掠所至，不是佔據；而光武這次的處置，則無異把那些地方賜給了匈奴，變成匈奴的地盤了。

南匈奴南移後，最初尙能相安一時，常出兵助漢討伐。及北匈奴被擊滅，南匈奴解除了北方的威脅，就開始南侵了。安帝永初三年（一〇九），單于檀叛，寇常山、中山。東漢常山郡治在今河北元氏縣西，兩漢中山國治即今河北定縣。自是之後，復有不時的局部叛亂，順帝朝尤猖獗。永和十三年（當係永和六年，一四一）（註），一度攻破京兆虎牙營，那是長安西方駐軍保衛長安的，大概距長安不很遠

註：永和只有六年，「後漢書」匈奴傳，此處卜文接漢安元年（一四二），則此處之十三年，應為永和六年之誤無疑。

。同時，又分寇并、涼、幽、冀四州之地。南單于庭也在此時南移離石，即今山西離石縣。自是之後，每當中原有亂，南匈奴即乘機南進，一步步逼近京畿，其經過如下：

靈帝中平元年（一八四），黃巾作亂，盜賊四起。南匈奴單于羌渠遣其子於扶羅將兵助漢，討平黃巾，而其國內亂，羌渠被殺（註）。於扶羅不得歸國，流亡在外，自立爲單于。且與西河白賊合勢，盤踞河東、河內。河東、河內二郡都屬於司隸校尉，京畿近地，與首都洛陽畿甸只隔一條黃河。到這時候，匈奴便盤踞心腹之地了。

獻帝初年，東方諸侯聲討董卓。袁紹至河內，與張楊及匈奴合軍，屯漳水，而單于於扶羅挾張楊以去。董卓被誅後，由於司徒王允善後處置失當，卓部西涼諸將更番作亂，天子播遷。興平二年（一九五），匈奴左賢王去卑曾與白波賊帥胡才等，共同迎接天子，擊破李傕等，並護蹕還洛陽。然匈奴這次勤王，卻也在洛陽乘機大

註：晉書江統傳說：「中平中以黃巾賊起，發調其兵，部眾不從，而殺羌渠。」

掠。女文學家蔡琰（文姬）就是那時候被擄，她的「悲憤詩」所說，「斬截無子遺，屍骸相掌距。馬前懸男頭，馬後載婦女。」就是匈奴那次暴行的實錄。

初平三年（一九二），曹操擊黑山賊，並破匈奴單于於扶羅。自是之後，南匈奴稍爲歛迹，接受袁紹父子的羈縻。建安七年（二〇二），南匈奴單于與袁尚結盟，攻佔平陽（今山西臨汾），爲鍾繇所敗，單于投降。此後有相當時間，史上未見有南匈奴行動紀錄。然據前後事蹟來看，當有一件大事可以料想得到。第一，單于於扶羅死，呼廚泉立爲單于，前單于羌渠被害的仇恨被時間及人事變遷所冲淡，匈奴內部亂平，新單于得以統一南匈奴五部。第二，曹操先後滅了袁紹父子，取得北方四州廣大地區，接著又因劉表之死，而取得荊州。至是，中原九州平定，曹操威望日隆，且事事挾天子令諸侯，佔盡便宜。大概匈奴在這期間，一定也會接受曹操蠶繫，不敢生事。建安二十一年（二一六），曹操進位爲魏王，以鄴城爲魏都，單于呼廚泉遂偕同五部諸王至鄴城朝賀。

於是，曹操乘機加緊控制匈奴，把單于呼廚泉留下，命左賢王去卑回去監國。

並把南匈奴分爲五部（註）；至晉武太康中（二八〇—二八九），又改五部帥爲都

尉。左部居太原、浹氏（今山西高平縣），右部居祁（即今祁縣），南部居蒲子（今隰縣東北），北部居新興（今忻縣），中部居大陵（今文水縣附近）。概乎言之，以太原爲中心，今山西全省，人都成爲匈奴的地盤了。惟河東郡（今晉南地區）自從鍾繇收復後，終魏之世以至晉初，仍在朝廷控制之下。大概也自這時候起，單于及重要諸王皆以劉氏爲姓。據稱，漢高祖以宗室女爲公主，以妻單于冒頓，並約爲兄弟，故其子孫冒姓劉氏。（以上比勘後漢書本紀及南匈奴傳，三國志魏武本紀，晉書本紀及載記第一劉元海傳等）

曹魏時候的匈奴五部帥，亦即晉初的五部都尉當中，左部帥爲前單于於扶羅之子劉豹。豹生子劉淵，字元海，唐修「晉書」時避唐高祖諱，「晉書」但稱劉元海。淵相貌不凡，文武全才，「晉書」劉元海傳稱：

初好學，師事上黨崔游，學毛詩，袁氏易，馬氏尚書；尤好春秋左氏傳，孫吳兵略，皆誦之；史、漢、諸子無不綜覽。嘗謂同門生朱紀、范隆曰：

註：大概自是之後，南匈奴不復有單于，只置五部監或督，要到劉淵時始復單于號。